

龙冬主编

我的

世

沈从文



无从驯服的斑马

我的世界丛书



我的
界

中国青年出版社



沈



龙 冬主编



从



龙 冬选编

我的世界丛书



文



(京)新登字 083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无从驯服的斑马/沈从文著;龙冬编. —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6.3

(我的世界丛书)

ISBN 7-5006-2051-9

I. 无… II. ①沈… ②龙… III. 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 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5)第 22088 号

社址:北京东四 12 条 21 号 邮政编码:100708

中国青年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

850×1092 1/32 7 印张 4 插页 141 千字

1996 年 3 月北京第 1 版 1996 年 3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5,000 册 定价 10.60 元

编者的话

很早就想到要编这样一套书。这套书取名《我的世界丛书》，也是考虑了许久。世界是很大的，还有更广阔深邃的宇宙，“我的世界”相对来说，即如沧海一贝。可是，我们编这套书，想法就是这一枚枚贝壳虽小，却光亮多彩，它们来自深沉如海的另一个世界，也就是所谓的人生吧。我生活的世界，我精神的世界，我梦想的世界，这些，就成为这套书中所表现的全部内容了。这样的内容，应当是更具生命力的，料想广大读者也易于接纳。这些篇章，既是真实的故事与情感，也是纯粹的文学作品；它们虽然不排除对某些误解的辨明或对某些事实的澄清，却一律避免记叙个人的恩怨；它们不拘体裁形式，却一律重视人性同时代生活的表现。这套丛书的第一辑，我们选择了沈从文、萧红、老舍、萧乾、汪曾祺五位著名作家。这选择没有什么过多的原因，除了这五位确实有必要选录之外，就是选编者与这五位或多或少、直接间接地亲近过，这样的熟悉，是一个难得的条件。五位作家都曾有过文集或全集出版，再编这样一套书有多大的意义呢？我们以为文集、全集重要的是用于研究和热爱到一定程度的藏阅。手头这套书，则是便于多数读者，尤其便于引发年轻读者对这几位优秀作家的喜好。

这些作品都是贴近作家自身的散文，各篇都绝对完整，又是代表作品；部分附录，也是关于已故作家生活行状的精彩描写，它们全是生动的，丰满的，朴素的，可读的；另外，个别作家的个别篇目，由于种种原因造成，还从未收录在个人的任何集子里，这就自然具有了一定研究、收藏的价值。当然，还远不止这五位，照此可编选的作家尚有不少，尤其当今活跃着的中青年作家。这回是一个开头，是一次尝试。我们盼望得到更多的支持。愿《我的世界丛书》走好运！

龙 冬

1994 年 11 月 20 日

代序·湿湿的想念 ——写给爷爷

七十年前，爷爷沿着一条沅水，走出山外，走进那所无法毕业的人生学校，读那本未必都能看懂的大书。后来，因为肚子的困窘和头脑的困惑，他也写了许多本未必都能看得懂的小书大书，里面有许多很美的文字和用文字作的很美的画卷，这些文字与画托举的永远是一个沅水边形成的理想或梦想。七十年后，我第一次跑到湘西山地，寻回到沅水上游的沱江边，寻找爷爷一生都离不开的故土故水。

正值冬季，湘西竟然处处葱笼青翠，与北方都市的昏灰底色成鲜明对比。山还是那座山，湾依旧是那道湾，但桥已不是那座桥，房也不是那幢房，人是新人物，事是新故事了。凤凰城镇里风味独特的吊脚楼，被速生的风头砖瓦楼渐渐替代，县富民殷，这片土地已悄悄变了模样。

看不到了，爷爷，你的印象或者只是你的梦想。你笔下的那种传说、风情和神奇故事，我怎么想象它们曾经在这山地水域中发生过，流动过，辉煌过，闪耀过？而沱江，这支清流，亦负载，亦推托，一点也不动声色。

在新与旧面前，原本只想到取舍，以为历史是笔直航道，能引导人生之船直直向前，但是所有航道实际上都千回百折，尤其是一片太多山、太多建筑和各种人的阻隔的土地上。我回到这里，并不是要寻找你七十年前的起点，有多少风景将永远不能回来，我只想读一读你的天地，这里有着不刻意维护而能留存下去的东西。

沱江在沅水上游，在水边长大、水边懂事，爷爷的第一所学校就是这条沱江。他的自传说：“我感情流动而不凝固，一派清波给予我的影响实在不小。”“我幼时较美丽的生活，大部分都与水不能分离。我的学校可以说是在水边的。我认识美，学会思索，水对我有极大的关系。”

水给爷爷三样东西：

水给了他想象力和自己的思索方式。爷爷认得书本识得字，是从私塾小学校开始，而他识到书本上无从写出的丰富人生，却是在校园外，老街店铺，桥头渡口，水上人家和新鲜活泼的一切。见识这一切，是他用逃学换来的，边逃边学，所以逃学是当他是一个孩子时对学习方式的选择，或者说是他用一个孩子的方式选择更值得学的知识。这是很特别的选择，没有谁来教他，他用眼睛、耳朵和机敏的鼻子接受水边的光色、声音和气味给予一颗小小心灵的感觉，把各种事物的内容和意义在游戏中黏合起来，丰富自己的想象。

水给了他执著柔韧的性格。他曾说过：“水的德性为兼容并包，从不排斥拒绝不同方式浸入生命的任何离奇不经事物，却也从不受它的玷污影响。水的性格似乎特别脆弱，且极容易就范。其实则柔弱中有强韧，如集中一点，即涓涓细流，滴水穿

石，却无坚不摧。”（引自《一个传奇的本事》）水的性情品格，恰好是爷爷一生境遇和面对境遇时处事方式的写照。他是那么温和，又是那么倔，倔得从从容容。

水激发他对人世怀抱虔诚的爱与愿望。“水教给我黏合卑微人生的平凡哀乐，并作横海扬帆的美梦，刺激我对于工作永远的渴望，以及超越普通个人功利得失，追求理想的热情洋溢。”他用不是时尚的方法去爱一个多难的国家，他执著地用自然的美，人性的美，后来是用古代文明的美编织了一个朴实单纯的理想。虽然他不奢望以此取代社会理想，但是他热切地希望能唤起百病缠身的民族一些健康的记忆、健康的追求。只是，一个在刀光剑影和血腥中求生的民族不大能理解他的爱的方法，不被理解时他依然默默地工作。

爷爷曾说：“值得回忆的哀乐人事常是湿的。”此时我的眼睛也是湿的了，谁能体会他那种热情洋溢之中的忧虑，幽默后面的隐痛，微笑之间的悲凉，悲凉之外的深重的爱！很多年，我们和他一起生活，可是我们不懂。水边学校水边书，我是否来得太晚？

水边一条青石板街上，有一座清幽院落，人们告诉我，这里是爷爷出生的地方，这是我的根。

溯水西行十多里，有一座黄丝桥古城，离城不远的半山，可以望见拉好寨和风姿依旧的古碉堡。公路通达处，足迹纷纷，观光者众，怀古人稀。可是，我在这里才找到了凤凰的根，也是我真正的根。

明清以来，湘西就是一块官民冲突与苗汉争夺交织的地盘。凤凰城原是湘西镇守使与辰沅道的驻地，戍卒屯兵以镇抗苗民，一度是湘西汉政权中心。围绕这个中心，远近四方修筑

了众多小规模的城市、屯、碉堡和营汛，成百上千，分布在湘西边地的大小山头上。在阿拉营，在黄丝桥古城墙上，在拉好寨的山脚，二百年前的烽烟，二百年来的血腥气息，似乎还飘浮在湿湿的雾气里，依稀可感。可以见到的城堡和已不复可见的戍卒官吏，是中央政权侵入苗蛮地区的象征物，也是大小民族文化之间争斗征服和融合互生的极好说明。金介甫说：“沈从文的乡愁就像辰河一样静静地流在中国的大地。”流动在他和他的民族记忆中的是条染红的河流，是一腔斩不断的乡愁，是一种古老情绪的震颤。

爷爷没有忘记过他苗族血统，那个自古以来受歧视被驱逐的民族血液使他对于都市，对于主流文化总也去不掉距离感，坚持把自己归为“乡下人”；另一方面，那个民族健康优美的文化又使他梦想可以为主流文化的没落找到解救方法。许多年以前，他就把民族感情扩大到民族自身以外。

他的感情的流动与扩大，得益于楚地的水，也得益于性格如水的楚地文化。一方水土一方人物，文化有地域的界线，也有性格的分别。

华夏文化的渊源，分南北两支。北支为中原文化，雄浑如黄河；南支为楚文化，清奇如长江。楚文化长期处在亦夏亦夷、非夏非夷的微妙处境中，在中原文化的冲撞中摇曳、在与边地少数民族文化的吸收交融中成形。所以楚文化是不封闭的，流动而不凝固，爷爷那“乡下人”的古怪脾气和古怪哲学，根基正是似乎已消失很久的楚文化。

古时楚地曾出过一个老子，道学尚柔崇水。老子说：“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施不望

报，以柔克刚，谦和卑下，这水味十足的哲学，从来没有被御用过，却在自然平和之中把一切变故兴衰看得明明白白。爷爷非道家却有一双明明白白的眼睛，“以清丽的眼，对一切人生景物凝眸，不为爱欲所眩目，不为污秽所恶心，同时也不为尘俗卑猥的一片生活厌烦而有所逃遁，永远是那么看，那么透明的看，细小处，幽僻处，在诗人的眼中，皆闪耀一种光明。”这双眼睛透过现象，看清繁华下的文化溃烂，发现泥涂里的道德光辉，这双眼睛又透过烟尘，望见了一个“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的时空，感受到“人类思索边际以外”的生命阳光。

“自然既极博大，也极残忍，战胜一切，孕育众生。蝼蚁蝼蛄，伟人巨匠，一样在它怀抱中，和光同尘，因新陈代谢，有华屋山丘。智者明白‘现象’，不为困缚，所以能用文字，在一切有生陆续失去意义，本身亦因死亡毫无意义时，使生命之光，煜煜照人，如烛如金。”

这一片水土上的光辉，在爷爷生命中终生不灭，即使走向单独、孤寂和死亡中去，他也没有消退过他的倾心。我记得爷爷最后的日子，最后的冷暖，最后的目光，默默地，停留在窗外的四季中，停留在过去的风景里。

他默默地走去，他死得透明。

爷爷，有一天我要送你回来，轻轻地，回到你的土地，回到你的风景里。那风里雨里，透明的阳光里，透明的流水里，有我湿湿的想念，永远永远。

沈 红

1991年2月

代序/湿湿的想念——写给爷爷/沈红

1 从文自传

1 我所生长的地方

5 我的家庭

7 我读一本小书同时又
读一本大书

20 辛亥革命的一课

27 我上许多课仍然不放下
那一本大书

39 预备兵的技术班

43 一个老战兵

48 辰州(即沅陵)

54	清乡所见
57	怀化镇
64	姓文的秘书
68	女难
76	常德
81	船上
85	保靖
91	一个大王
103	学历史的地方
108	一个转机
114	附记
117	我的写作与水的关系
121	水云——我怎么创造故 事,故事怎么创造我
157	自我评述
159	抽象的抒情
169	无从驯服的斑马
174	附录:沈虎维/团聚

从文自传

我所生长的地方

拿起我这支笔来，想写点我在这地面上二十年所过的日子，所见的人物，所听的声音，所嗅的气味，也就是说我真真实实所受的人生教育，首先提到一个我从那儿生长的边疆僻地小城时，实在不知道怎样来着手就较方便些。我应当照城市中人的口吻来说，

这真是一个古怪地方！只由于两百年前满人治理中国土地时，为镇抚与虐杀残余苗族，派遣了一队戍卒屯丁驻扎，方有了城堡与居民。这古怪地方的成立与一切过去，有一部《苗防备览》记载了些官方文件，但那只是一部枯燥无味的官书。我想把我一篇作品里所简单描绘过的那个小城，介绍到这里来。这虽然只是一个轮廓，但那地方一切情景，却浮凸起来，仿佛可用手去摸触。

一个好事人，若从一百年前某种较旧一点的地图上去寻找，当可在黔北、川东、湘西一处极偏僻的角隅上，发现了一个名为“镇筸”的小点。那里同别的小点一样，事实上应当有一个城市，在那城市中，安顿下三五千人口。不过一切城市的存在，大部分皆在交通、物产、经济活动情形下面，成为那个城市枯荣的因缘，这一个地方，却以另外一种意义无所依附而独立存在。试将那个用粗糙而坚实巨大石头砌成的圆城作为中心，向四方展开，围绕了这边疆僻地的孤城，约有七千多座碉堡，二百左右的营汛。碉堡各用大石块堆成，位置在山顶头，随了山岭脉络蜿蜒各处走去；营汛各位置在驿路上，布置得极有秩序。这些东西在一百八十年前，是按照一种精密的计划，各保持相当距离，在周围数百里内，平均分配下来，解决了退守一隅常作“蠢动”的边苗“叛变”的。两世纪来满清的暴政，以及因这暴政而引起的反抗，血染红了每一条官路同每一个碉堡。到如今，一切完事了，碉堡多数业已毁掉了，营汛多数成为民房了，人民已大半同化了。落日黄昏时节，站

到那个巍然独在万山环绕的孤城高处，眺望那些远近残毁碉堡，还可依稀想见当时角鼓火炬传警告急的光景。这个地方到今日，已因为变成另外一种军事重心，一切皆用一种迅速的姿势在改变，在进步，同时这种进步，也就正消灭到过去一切。

凡有机会追随了屈原溯江而行那条长年澄清的沅水，向上游去的旅客和商人，若打量由陆路入黔入川，不经古夜郎国，不经永顺、龙山，都应当明白“镇筸”是个可以安顿他的行李最可靠也最舒服的地方。那里土匪的名称不习惯于一般人的耳朵。兵卒纯善如平民，与人无侮无扰。农民勇敢而安分，且莫不敬神守法。商人各负担了花纱同货物，洒脱单独向深山中村庄走去，与平民作有无交易，谋取什一之利。地方统治者分数种：最上为天神，其次为官，又其次才为村长同执行巫术的神的侍奉者。人人洁身信神，守法爱官。每家俱有兵役，可按月各自到营上领取一点银子，一份米粮，且可从官家领取二百年前被政府所没收的公田耕耨播种。城中人每年各按照家中有无，到天王庙去杀猪，宰羊，磔狗，献鸡，献鱼，求神保佑五谷的繁殖，六畜的兴旺，儿女的长成，以及作疾病婚丧的禳解。人人皆依本分担负官府所分派的捐款，又自动的捐钱与庙祝或单独执行巫术者。一切事保持一种淳朴习惯，遵从古礼；春秋二季农事起始与结束时，照例有老年人向各处人家敛钱，给社稷神唱木偶偏戏。旱暵祈雨，便有小孩子共同抬了活狗，带上柳条，或扎成草龙，各处走去。春天常有春官，穿黄衣各处念农事歌词。岁暮年末，居民便装饰

红衣傩神于家中正屋，捶大鼓如雷鸣，苗巫穿鲜红如血衣服，吹缕银牛角，拿铜刀，踊跃歌舞娱神。城中的住民，多当时派遣移来的戍卒屯丁，此外则有江西人在此卖布，福建人在此卖烟，广东人在此卖药。地方由少数读书人与多数军官，在政治上与婚姻上两面的结合，产生一个上层阶级，这阶级一方面用一种保守稳健的政策，长时期管理政治，一方面支配了大部分属于私有的土地；而这阶级的来源，却又仍然出于当年的戍卒屯丁。地方城外山坡上产桐树杉树，矿坑中有朱砂水银，松林里生菌子，山洞中多硝。城乡全不缺少勇敢忠诚适于理想的兵士，与温柔耐劳适于家庭的妇人。在军校阶级厨房中，出异常可口的菜饭，在伐树砍柴人口中，出热情优美的歌声。

地方东南四十里接近大河，一道河流肥沃了平行的两岸，多米，多橘柚。西北二十里后，即已渐入高原，近抵苗乡，万山重叠，大小重叠的山中，大杉树以长年深绿逼人的颜色，蔓延各处。一道小河从高山绝涧中流出，汇集了万山细流，沿了两岸有杉树林的河沟奔驰而过，农民各就河边编缚竹子作成水车，引河中流水，灌溉高处的山田。河水长年清澈，其中多鳊鱼，鲫鱼，鲤鱼，大的比人脚板还大。河岸上那些人家里，常常可以见到白脸长身见人善作媚笑的女子。小河水环绕“镇筴”北城下驶，到一百七十里后方汇入辰河，直抵洞庭。

这地方又名凤凰厅，到民国后便改成了县治，名凤凰县。辛亥革命后，湘西镇守使与辰沅道皆驻节在此地。地方居民不过五六千，驻防各处的正规兵士却有七千。由于

环境的不同，直到现在其地绿营兵役制度尚保存不废，为中国绿营军制唯一残留之物。

我就生长到这样一个小城里，将近十五岁时方离开。出门两年半回过那小城一次以后，直到现在为止，那城门我不曾再进去过。但那地方我是熟悉的。现在还有许多人生活在那个城市里，我却常常生活在那个小城过去给我的印象里。

我的家庭

咸同之季，中国近代史极可注意之一页，曾左胡彭所领带的湘军部队中，箠军有个相当的位置。统率箠军转战各处的是——一群青年将校，原多卖马草为生，最著名的为田兴恕。当时同伴数人，年在二十左右，同时得到满清提督衔的共有四位，其中有一沈洪富，便是我的祖父。这青年军官二十二岁左右时，便曾作过一度云南昭通镇守使。同治二年，二十六岁又作过贵州总督，到后因创伤回到家中，终于便在家中死掉了。这青年军官死去时，所留下的一份光荣与一份产业，使他后嗣在本地地方占了个较优越的地位。祖父本无子息，祖母为住乡下的叔祖父沈洪芳娶了个苗族姑娘，生了两个儿子，把老二过房作儿子。照当地习惯，和苗人所生儿女无社会地位，不能参预文武科举，因此这个苗女人被远远嫁去，乡下虽埋了个坟，却是假的。我照血统说，有一部分应属于苗族。我四五岁时，还曾回到黄罗寨乡下去那个坟前磕过头，到一九二二年离开湘西时，在沅陵才从父亲口中明白这件事情。